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二七七回 施賢臣閒話論賊官 黃天霸賣拳逢惡僕

卻說施公當下尋了客店歇下，自有店小二招呼不表。施公當與計全等商議道：「剛才那一起控賴榆知縣謝養儒的人不少，竟有此事。本院想那謝養儒，是個兩榜出身，而且都選出來的。我想此事，恐怕另有別情。本爵的意思，欲去暗訪暗訪。就於明日，假傳本爵感冒風寒，不能前進，我卻暗暗的輕車簡從。」

計賢弟與黃賢弟扮作江湖賣藝的模樣，同本爵前去。在客店內住下，訪了三兩日，等得了實在情形，再行拿辦。」大家齊道：「大人明鑒。」計全道：「卑職與黃天霸，自然跟大人同行，但是沿途保護，還嫌其少。卑職之意，可再令李昆、關太等，陸續進發，俾有備無患。」施公隨命：「關太、李昆為第二起；金大力、何路通、李七侯為第三起；王殿臣、郭起鳳、張桂蘭、郝素玉為第四起。進城以後，可在城隍廟探聽住所。」吩咐已畢，一夜無話。

到了次日，裡面傳出話來：大人今日身體不爽，再緩動身。

施公便與黃天霸、計全、施安、施孝，悄悄的出了店門。離鎮不遠，施公僱了一匹驢子，在前慢走。黃天霸、計全扮作賣拳在前。行程不過一日，已抵賴榆縣。施公開發了驢錢，五個人進城，尋了客寓，分開住下。當晚施公便與店主人談道：「在下是從京都走此經過，聞得貴處是個熱鬧地方，在下意欲在此擺個命館，相煩代在下租賃一間房屋。」店主人道：「還未請教貴客尊姓大名。」施公道：「在下姓方，名也人，外號一豆山人。店東尊姓呢？」店主人答道：「小子姓吳，名喚天佑。」

於是吳天佑便向施公開談起來，說道：「先生你老不是本地人，不知道敝地風俗，從前敝地向來風俗純厚。只因得去年來了一位新任縣太爺，叫個謝養儒。一到此間，就把我們本地鬧得個不成話說。姦淫婦女，苛征錢糧。終日派出親隨，專在那熱鬧地方，勒收規費，無論何項生意，他總要捐收銀錢。還有一件，只要看見人家稍有姿色的婦女，便叫他親隨人暗地訪明住址，於夜間劫去，任其所為。書差中家眷如有好的，亦是如此。而且盜案疊出，無處拿法；即訪出，皆係本衙門所做的。因此人人側目，個個含冤。先生你說要開命館，不是在下勸先生不必，即使每日賺錢，也是替狗打食，這是何必呢？」施公道：「地方上有這樣的官，難道紳士不告麼？」吳天佑道：「怎麼不去控告？我們此地屬海州所管，也曾公稟海州。爭奈州大老爺懦弱無能，雖傳諭來，令其改過，縣太爺終是不睬。現在聽說有位總漕大人早晚要到了。他老人家最是精明有膽量的，大約本縣鄉紳民人，以及書差人等，候他老人家到了，還要去告，求他老人家申冤呢！」施公聽說，暗恨道：「謝養儒你如此作為，枉將兩榜與你了。」因道：「承你指教，咱就不去租房開命館。」

但你們貴地有什麼最熱鬧的地方，可以玩耍玩耍呢？」吳天佑道：「離此不遠，有一座都天廟，裡面最為熱鬧。」施公聽罷一切，當說了一句：「明天再會吧！」就此進房安歇。黃天霸、計全二人也聽得清清楚楚，就到房內說道：「卑職的愚見：明天大人可無須出店。等卑職二人去都天廟內賣拳，單看如何情形，回來稟復。」施公道：「此話也好。」

到了次日，黃天霸、計全二人，便帶了槍棒，出了店門，往都天廟而去。一會子已到，二人撿了一處寬闊地方，打了場子。黃天霸走在當中，將手一拱，四面打了個揖，口裡說道：「在下姓王，名喚英標；這位朋友姓季名喚天龍，都是北直隸人氏。因往南邊尋個朋友，到此脫了盤費，只得耍兩手拳，給諸位爺們瞧瞧。耍得好，望諸位幫個盤費。」於是計全執棒，天霸執槍，對面耍了一套。只見那些看的人把個八個、三個兩個的錢，擲了下來。黃天霸、計全將錢拾起，約了約數，有百文光景，拿在手內。忽見有人走到面前喝道：「你這兩廝！」

拳是賣了，得了錢了。咱們的規矩，爾可知道嗎？」黃天霸說：「不知道。尊駕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咱叫王六。」黃天霸道：「王老六，咱看你倒也是個朋友，怎麼鬧到窩裡來了？」王六道：「咱不知道什麼窩不窩，奉了縣太爺的命，按地收錢，以助公費。」黃天霸道：「你縣太爺是誰？這麼狐假虎威，可笑不可笑。」王六舉手就向天霸要打。黃天霸見他來得切近，不慌不忙說道：「別動手，有話慢講。」說著順手就在他胳膊拐子上一控。只見王六臉一苦，「哎喲！」一聲沒喊出，但見他一隻手伸得筆直；還是惡狠狠的，不住的亂嚷。計全又罵了他兩句。王六不敢再去動手，但說：「是好的，咱同你見縣太爺去。」旁邊站的閒人見他們爭鬧起來，就有上來解和，因望黃天霸道：「你初到此地，不知這裡風俗，你就隨鄉人俗吧！」

計全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也罷！只得看著眾位的面子，給他規矩便了！」說著便將剛才收的錢，遞給王六。黃天霸、計全也收了槍棒，往客寓而去。畢竟施公訪出真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